

说吧，长白山

金成辉



辽宁人民出版社

说吧，麦白山

金成辉 著

韩昌熙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沈阳

说吧，长白山

金成辉 著

韩昌熙 译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1/2 插页：8

字数：95,000 印数：1—10,1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326 定价：0.98元

长白山的忠诚的儿子

——为金成辉同志的《说吧，长白山》作序

方 冰

(一)

我和朝鲜族诗人金成辉同志相识，是在去年夏天在丹东市召开的东北三省诗歌座谈会上。一位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的沉静的中年诗人，经朋友介绍以后，很引起我的注意，他不大爱说话，沉静地坐在那里。请他发言，话也不多，但很中肯，很有分寸，这风度吸引了我。

我们第二次相见，是今年春天在我家里。一天，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伴同金成辉同志到我家里来了。金成辉同志的一部描写长白山麓、图们江畔朝汉两族人民联合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斗争事迹的长篇叙事诗《说吧，长白山》，用汉文翻译出来了，要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请我为长诗写一篇序言；我当然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们没有把译稿带来，因为译者正在润色之中。

以后我了解了一些金成辉同志的情况：

金成辉同志于1933年10月12日出生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江畔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的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是在地主的残酷剥削和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统治之下度过

的。解放以后，才得到深造的机会，1954年毕业于沈阳外语学院，毕业后就到延边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直到现在。他的经历就是这样的简单而了然。

从1953年开始，金成辉同志就在《人民日报》以及《民族团结》、《长春》、《星星》、《鸭绿江》等文艺刊物上发表诗作。这些诗大多是抒情短诗，1978年集结为《百合花》（朝文），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还要有一个抒情短诗集《野菊花》（朝文），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说吧，长白山》这部长篇叙事诗，是1979年在黑龙江出版社出版的，现在韩昌熙同志就是根据这个朝文本，把它翻译成汉文的。

金成辉同志对于俄文有比较深刻的研究，他翻译的俄文作品，有高尔基的《母亲》（第二部），苏联长篇小说《山野的春天》和《第四高度》。

金成辉同志对于汉文更有很深的造诣。他把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和汉文长诗《青春颂》等作品，都译成朝文。

在文艺交流上，金成辉同志做了不少的工作。

另外，金成辉同志还于1980年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歌词创作知识》（朝文）；今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辑录的《世界名言》（朝文）。

总之，金成辉同志是一位颇有成绩的诗人和翻译家，虽然他的年纪只有四十多岁。

按说，四十多岁有这样的成绩，并不算稀奇。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四人帮”横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岁月里，诗人被打成了“里通外国分子”。所谓“里通外国分

子”，按我们汉人的说法，就是“汉奸”的另外一种称谓，帽子不能说是不大的。因此，漫长的十年，诗人被剥夺了任何写作权利，而能取得如此成绩，就不能不使人尊敬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

他的风度正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

现在金成辉同志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他早于1959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延边分会，由于他从事诗歌创作的业绩卓著，现在被选为延边分会的诗歌委员会主任。

(二)

十几天以前，辽宁人民出版社把金成辉同志的长篇叙事诗《说吧，长白山》的汉译稿送来了。我一口气读完了它。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东北沦陷后，长白山、图们江地区朝汉两族人民团结抗日的生动的历史画卷。

自从1931年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以后，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年复一年，那里的高粱与大豆，总是在血与火里生长。东北的第一批革命作家——肖军、肖红、舒群、罗烽、白朗、端木等，他们虽然写出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轰动一时的作品，但是它们所反映的都是东北沦陷初期的情况，而且是逃离东北以后才发表的。刺刀虽然不能征服一个民族，尤其是人民的心；但是它能禁锢和杀害作家，能够暂时卡住作家的喉咙，使文坛暂时驱于沉寂。九·一八以后不久，肖军、肖红、舒群、罗烽、白朗、端木等，都不得不先后逃出了虎口。以后

的东北文坛，只有几个无耻的汉奸文人，在那里为“大东亚圣战”而聒噪了。

解放以后，也没有象样的反映那一阶段斗争现实的作品出世。《说吧，长白山》的问世，总算填补了这个空白。现在用汉文把它翻译出来，同汉族广大的人民见面，对于祖国这个大家庭中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也是有重大意义的。把朝文的大部长诗译成汉文，这还是第一次。

作者在《说吧，长白山》里所描写的人物，都是作者所熟悉的人，都是他从小在他们面前长大的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因此写来格外的亲切真实，主人公——朝鲜族的一对青年男女青松和英兰，汉族姑娘秀兰和她的父亲钱司务长，老陶公和他的儿子机枪手老熊、以及他的儿媳，……在作者的笔下，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就是来回滚动着猫头鹰眼睛的宋地主、阴险狡猾的特务头子“土地”、隐藏很深的内奸宋鹏……这些反面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也不是概念的影子。虽然这些故事是发生在作者的儿童时代，这些人物的生活，作者又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在漫长的黑夜里，老一辈的人是经常悄悄地对他述说的，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很早就播下了长诗的种子。解放以后，诗人又经过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因此这株花是植根于丰富的生活土壤，经过作者二十余年辛苦地栽培，才能长得象现在这样的繁茂。这是合乎文艺创作的规律的，不是那些图解政治的作品可以比拟的。

读着这部长诗，我感觉作者不止是一个作者，一个讲故事的人，作者在随着诗中主人公们的快乐而快乐，痛苦而痛

苦；我觉得作者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就是当时从柳树村拉出来的抗日游击队中的一员，他同他们一起在行军、在宿营、在打鬼子，他同他们一起吃野菜、穿破衣、被蚊虫咬、卧冰雪，面对难于忍受的艰苦，而不以为苦，他同他们一起为打了胜仗而欢呼、为受了挫折而苦恼。他是多么热爱他们的家乡呵！在诗人的笔下，他们的家乡是多么的美丽呵！

金达莱花一簇簇，
白鹤双双舞翩跹，
长长木筏顺流下，
筏歌飘向白云端。

这样美丽的家乡，能够容忍敌人来玷污吗？

因为诗人同诗中他所描写的抗日游击队融为一体了，这就便于他在叙事中抒情，使这部长诗从头到尾贯穿着作者炽热的感情，使你一口气读下来，时时都能受到作者热情的感染，随同作者，也就是随同诗中的人物，一同喜，一同忧。不象有些叙事诗读起来枯燥无味。——除了上边所说的原因之外，这同作者的艺术修养，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决不是说这部长诗已经是怎样了不起了，它既不能同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相比，也赶不上中国的《木兰辞》与《长恨歌》。诚然，它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与缺点，我想读者是至高无上的鉴别者，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纵然如此，我还是要赞美它，因为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

的东北沦陷以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画卷。我们需要多少各个历史时期这样生动的画卷呵！现在是太少了。我不能在这里多作挑剔。大家都写起来、画起来，自然会逐渐得到改进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党徒横行时，这部长诗的初稿，也落入了他们的魔掌；“四人帮”被清除以后，诗人得到解放，这是诗人用满腔的热忱，又重新写起来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的动乱，这部长诗早就和读者见面了，怎能拖到今天呢？

我们的民族是善于医治创伤的民族！

我们的人民是善于创造未来的人民！

我们的诗人是具有信心与豪情的诗人！

相信金成辉同志会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做出更大的成绩来的！人民在期待着你！

写于1981年8月20日，熊岳。

（方冰同志是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

目 录

长白山的忠诚的儿子（序）	方冰 1
序 诗	1
第一章 崇 山	4
第二章 霹 雳	17
第三章 密 林	31
第四章 烈 火	44
第五章 木筏行	61
第六章 奇 袭	79
第七章 拦路虎	99
第八章 出 击	116
第九章 爱 情	133
第十章 父女会	142
第十一章 烟 斗	158
第十二章 母 亲	176
第十三章 复 仇	185
译后记	205

序 诗

巍巍峰峦插云空，
层层巉岩披彩虹，
说吧，长白山！
你，祖国东北的险峰。

传说武将磨利剑，
崇山峻岭任驰骋，
说吧，长白山！
你，革命历史的见证。

你奇峰高耸刺青天，
巍峨挺拔冲云中，
是不是象征着各族人民，
不屈不挠的壮志豪情？

你松涛滚滚四季青，
千层碧浪连天涌，
是不是在讴歌万千抗日英雄，
血染山峰的不朽奇功？

今天，我也要放声唱！
借长白山白虎的勇猛，
展开长白山雄鹰的双翼，
用震撼长白山峡谷的回声。

我要谱写长白山战歌，
青青松柏作笔锋，
碧绿天池当浓墨，
象飞瀑般抒发我的激情。

如穿云破雾的山鹰，
翱翔在长白山顶，
我要劈风斩狂雨，
让熊熊烈火燃群峰。

似矫健的银燕，
穿掠过图们江上空，
我要撑竿放木排，
看满山金达莱簇簇红。

密密森林深峡谷，
到处是历史足迹血染成，
我要冲破烽火硝烟，
吹出嘹亮的军号声。

巍巍长白山！告诉我：
在你的泉边和高山顶，
我们的父母兄妹，
抒发了多少革命豪情？

巍巍长白山！告诉我：
在你的万壑千峰，
他们怎样嚼草充饥，
笑迎旭日天下红？

望着你啊，长白山！
海涛般的情思胸中涌，
耳边如闻号角响，
英雄们高唱战歌去冲锋！

挥手舞动满天云锦，
昂首傲视万里苍穹，
今天，我唱先烈们的歌，
声声似春雷在轰鸣。

我的歌儿虽然笨拙，
但这是我献给祖国的赤诚，
长白山啊，放开你的喉咙，
传遍我这火热的歌声！

第一章 崇 山

—

“娘——！
你在哪边？”
一个女孩嚎啕放声哭，
撕肝裂胆震山川。

江水啊！告诉我：
女孩的妈妈去哪边？
水鸟啊！告诉我：
她为什么寻短见？

儿在哭泣风悲号，
浪涛滚滚拍山岩，
江岸峭壁起回声：
“娘！你在哪边？”

江边柳林还记得母女的身影，

朝霞曾映照过她们的容颜，
采蘑菇的女儿喊声妈，
妈就笑答：“我在这里，秀兰！”

可如今，女儿千呼万唤无回应，
妈妈再也听不见，
滚滚激流迎狂飙，
哗哗水声也象把“娘”呼喊。

浩浩江水腾激浪，
滚滚怒潮起云烟，
秀兰妈早在清晨的曙光中，
带着深仇大恨投向图们江的波澜。

二

缕缕晨雾笼江面，
两行脚印留岸边，
秀兰妈走了——
她恨透这世道虎奔狼蹿。

朝露似她的泪珠，
颗颗晶莹洒路边，
萋萋芳草闪银光，
两行脚印泪一串。

她为何投河自尽？
她为何自寻短见？
只因财主豺狼心，
她含冤怀恨离人间。

一碗卤水到嘴边，
她不忍心往下咽，
这狐鬼满路黑世道，
丢下秀兰谁照管？

一把菜刀对胸膛，
一根绳索脖上拴，
左思右想不能死呵，
留根苦苗孤单单。

地主心肠如蛇蝎，
她被辱敢怒不敢言，
财主的孽种已在腹中长，
又逼女儿进阎王殿。

榨空了骨髓吸干了血，
得到的只是债和冤，
丈夫一去无音信，
她苦苦等他整十年。

等呵，等他整十年，
每晚披霞站村边，
为了夫妻喜团聚，
她吃糠咽菜心也甜。

可如今，即使丈夫把家还，
她却没脸再相见，
纯真的心儿已撕碎，
她环视房间心凄然。

秀兰甜睡入梦乡，
她把旧衣放枕边，
轻轻把女儿抱怀中，
深情地亲呵脸贴脸。

满天繁星都不见，
黑云沉沉压满天，
她手扶门把又放下，
迈出门槛又回房间。

站在生死的分界线，
她挣扎不愿离人间。
地主门楼象龇牙的兽，
把她逼上鬼门关！